



沒有翅膀的鳥

王默人著 林白出版社印



沒有翅膀的鳥

王默人

34

林白叢書
版權所有
不准盜印

書名 沒有翅膀的鳥

作者 王默人

發行者 林佛兒

發行所 林白出版社

臺北市石牌路二段 346 號

電話 879462

郵撥 14980

內政臺業字一五六二號

門市部 中國書城
印刷所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臺北市大理街 42 巷 2 號

電話：375950

民國 63 年 1 月 1 日初版

新書 70 元

序

一位作家在選擇他寫作的素材時，多半逃不開他生活與其中的環境，他會從他所熟知的生活和人物中去挖掘他的材料。當然他的責任不止於描寫刻畫這些生活諸相與人物，他必然地會從他所經驗所觀察的生活裏發現某種意義與價值，然後通過他的作品把它們表現出來。這種價值是作品的靈魂，沒有它，作品就沒有了生命。在對價值作判斷時，作家個人思想、觀念，不用說，是占有極重要地位的。形成一個人思想觀念的因素是極複雜的，這一點用不着多作解釋。基於這種認識，我相信一個從來不曾到鄉村裏生活過的人寫農民的生活，一定是膚淺的，觀念的，無血無肉的空虛吶喊，強使他寫，他不是把農民生活寫成一首美麗的田園牧歌，就是寫成陰森森的地獄，那不是真實的農民生活。一個熟習農民生活的人，能把他們那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翔實地記錄下來，但不能深入地了解他們的感情，他們的期望，他們滿足與悲愁，他們對這種生活的反應，他們對生活的愛與憎，這樣的作品便不會有永存的價值。

也許由於職業的關係，王默人先生所接觸的生活面較廣，觀察的人物較多，但他在他的作品裏處理較多較深的人物多屬中下層社會。達官貴人，高級知識份子，富商和工業家等不曾出現於他的故事裏，他所寫的多是公司裏的小職員、小學教師、中產階級家庭主婦、幫傭、工人，這些人的生活不會多形多姿，燦麗輝煌，相反地，他們的生活是單調的，缺乏刺激力，在沿着這條軌道往前走時，他們便慢慢失掉進取的精神，個人的希望與抱負被埋在灰燼下，而造成他們的挫敗感、幻滅感，雖然他們的希望有時閃現一下，但它的光是微弱的，是無力的，因此他們覺得個人已經失落，唯一的辦法是被動的接受這種生活，或是找些麻醉的刺激或逃避。這正是今天許多作家所寫的人之境遇，王默人先生在這個集子裏的幾篇小說中所寫的也是現代人所共同面臨的這種困境。

「沒有翅膀的鳥」臘梅嫁給一個「整天忙著作生意，應酬又多，一個月也難得有幾次回家吃飯」且既不會談有趣問題又不會沉思的丈夫，他那「滿腦子都是支票，成天到晚都在算盤上打着主意」的生活不能滿足她，她的生活是「人就像被拋到荒山曠野，無處安身」，孤獨、空虛、挫敗，她想飛却没有翅膀，所以她知道黃媽的兒子同一個家裏很有地位的女孩兒戀愛時，她希望能成全他以補償自己所失掉的東西，但連這一點也幻滅了，那對小戀人拆了夥。

「彎曲的叉路」的蓉蓉可以說是臘梅的補充，她倆都是由寡母撫養大的，童年生活當然很苦

，爲了減輕母親的負擔而嫁給一個有錢無愛的丈夫。在這一篇裏，蓉蓉爲了讓弟弟繼續上學，不得不放棄她所愛的林峯，前篇臘梅放棄陳方，作者只是一筆帶過，沒有發揮，這一篇在這方面較爲詳盡。雖然在結尾處蓉蓉和林峯的談話使讀者感到輕鬆，因爲蓉蓉和他在一起時「心裏就平平靜靜的，什麼都不耽憂了」，這只是暫時的，蓉蓉的問題必須解決，她好好地睡一覺之後，仍舊要有所決定，她的決定恐怕是走臘梅的路？

自古以來，海被作家們視爲是危險的象徵，也是自由的象徵。海永遠給人莫大的誘惑，呼喚人們擺脫幽禁着他們的生活奔向它。「望着海上的人」裏的水手年輕時候就嚮往着海，希望能夠離開他那個「總是顯得陰森森的，潮濕的，到處都在發放出一股濃烈的霉味的」磚瓦屋，也就是他的生活。他的夢想實現了，但多少年的海上生活並沒有給他的生活更豐富更積極的意義：在海上，「經常一連幾個月望不見一塊土地，滿眼裏盡是藍藍的海水，洶湧翻滾的白色浪頭；天連着海，海連着天；一眼望到盡頭，總是那麼一片白茫茫的，什麼都抓不住。」回到岸上，則是把時間消磨在「那些閃爍着紅色綠色燈光的地方裏」，在這裏更是什麼都抓不住。那生活會「變成一串低沉的嘆息」和「一堆森冷的白骨」，仍是一個幻滅，帶給他的仍是挫敗之感。在他望着聽他講故事的孩子同母親走去後，心裏感到一股巨大的暖流升起並流遍全身，他渴望從母親和家再得到慰藉與安全。

「防波堤的約會」跟「望着海上的人」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們看到一個今天的青年所面臨的苦惱和希望，器子渴望着「從狹小的斗室裏走出來，從整天到晚面對着那些課本，讀得頭暈腦脹昏昏欲睡的困倦中走出來，從父親母親他們那種望子成龍的急迫的心情中走出來，走向自己。」他不是個能適應死啃書本生活的孩子，所以無法依照父母的希望考進大學，飛到外國。這種失敗使他在家里過着極爲痛苦而沮喪的生活，父親的懲罰使他精神痛苦不堪，因此海給他很大的誘惑，「……在海上求生存的人是那麼接近自然，是那麼接近真實，又是那麼充滿着生命力，是那麼讓自己完全屬於自己。」他最後勝利了。父親不再承認他這個兒子，靜雯不再承認他這個愛人，勝利的代價相當高，但他終於能「朝着海豐號那隻漁船跨着大步走去」。他將得到的是甚麼呢？「望着海上的人」裏的水手早已給了我們答案。

「喝酒的晚上」裏那三個小公務員的生活更是單調無趣得可怕，「成年累月的面對着那些乏味的公文，面對着那些每天只顯得匆匆忙忙地在趕着打卡的日子，人就變成了機械。」人變成了機械，變成了乏味的工作的機械，沒有了自己，個人變成了無關重要的小螺絲釘，這不是西方重要作家所最關懷的問題嗎？這種生活在機器中的個人還談甚麼抱負呢？孤獨、迷茫、徘徊。「越是感到乏味就越想喝酒。」

「婚慶」裏的子超也是屬於無可奈何只求享樂一番的典型。他讀書的時候，因爲中文好，英

文也好，備受同學與鄰居們的讚揚。跨出校門，考進一家公司，在那間狹小的辦公室裏，一晃就是十年，寫信、打字，單調乏味的生活，使他也去找調劑，他便在舞廳裏去消磨。家裏的妻子君佩獨守空帷，她的生活更是孤獨，空虛。「那無數個漫長的黑夜，她總是獨自一個人坐在燈下等他回來，每次都要等到三更半夜。她手上編織着毛衣，嘴上不時打着呵欠，兩塊眼皮越來越沉重，她也還勉強自己編織着。有時編好一大截，明明找不出一點什麼毛病，也會無緣無故地順手一下解散開來。解開來再編，就是這麼沒事找事做，藉着這個打發時間。」

在今天的台灣，我們常常聽到或看到些上了年紀的人所感到的孤獨，他們的孤獨是把兒女都送到了外國，滿足他們的「我的兒子在美國做甚麼」的虛榮心，兒女在外國定居了，便不再飛回來，甚至連父母也冷淡了。王獸人在「防波堤上的約會」裏寫了陳老伯和陳伯母的虛空的生活，他們的精神沒有崩潰，只靠「到處都可以看到兒女的來信，翻來覆去可真讀不完」了。「吹個口哨罷」裏的那個老太婆，由大公寓搬到小平房，幫忙她搬家的司機同她搭訕時，她告訴他說：「有啊，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在外國。」這「都在外國」使她「笑得兩隻眼睛眯成一條細縫兒，嘴巴也顯得更癢下去了。要多得意就有多得意」，但談到她的兒女不回來看她時，她的笑容就有點兒「苦涼涼的」了，這「苦涼涼的」自然是她的悲愁的表露了。

在這幾篇小說裏，王獸人先生寫了幾個老一代的母親，她們有我國傳統的堅毅不拔的奮鬥精

神，她們不抱怨，只默默地接受生活的挑戰，憑着一己堅強的意志克服一切，她們同那些對生活感到不滿而茫然迷失的年輕一代形成極為明顯的對比。我覺得寫得特別突出的是「彎曲的叉路」裏蓉蓉的母親，她阻止蓉蓉爲了減輕她的負擔而嫁一個她並不愛的人；「春燕」裏的母親也是爲了兩個女兒而受煎熬，但從無怨語。她們該是代表着認識生命的不屈的力量。

感到生活單調空虛而去喝酒，而去軟綿綿的音樂與火熱熱的胴體場所找安慰，但這些縱於酒色者都能及時回頭是岸，他們的擺脫開酒色麻醉都是聽從有良知的賣笑者的一番勸告，使他們知道從事這種生意者並沒有真正的感情，只不過爲了賺取些鈔票而已。因爲「回頭是岸」回得過於容易，所以就缺乏了撼震的力量。例如子超，爲什麼不使他執迷不悟，瀕於毀滅的邊緣，使他失去一切，成爲一個赤裸裸者，一無所有之後，再重新做起呢？

草草讀到這個集子裏的幾篇小說，把自己想到的一些拉雜寫出，做爲個人的讀後感吧。

何 欣

一九七四，二月中

沒有翅膀的鳥

那陣子還作興穿尖頭的高跟鞋，十次就有九次，還沒爬上二樓，黃媽就會急忙出來開門，然後又趕緊爲她拿拖鞋、拿溼毛巾，滿臉堆着笑容，站在旁邊看她換鞋、擦臉，不知道是不太習慣還是由於黃媽過份的慇懃，使她感到很不自在。她有時踏上樓梯便故意踩得輕點，黃媽彷彿也聽得出是她的脚步声，似乎她穿着高跟鞋踩在磨石子的階梯上，發出篤篤的聲音和別人有什麼兩樣。

這陣子流行穿寬頭的平底鞋，走起路來，沒有那麼大的聲音，看她自己開門進來，黃媽就更忙得團團轉，不知該先作那樣好，雙手抓住腰上的圍巾摩擦着，臉上也堆着笑容，只是多少帶有一點歉意似的。

每次下班回來，黃媽就把飯菜都做好了，等着她吃，好像巴望她早點吃完，她就可以抽空回去看看她的兒子。

這麼一想，她心裏就着實有些氣惱。不管是吃的、穿的，對黃媽都不吝嗇，錢又比別人付得多，有什麼不滿足的？家裏人少，每天只煮三餐飯，洗幾件衣服，還是這麼不把全心全意放在她的家務上？越想越洩氣，連順眼的也都看成不順眼的了。當黃媽問她要不要馬上開飯，她時常總沒有好聲好氣地回答說再等等。然後向寬大的沙發裏一躺，顯得很疲倦的樣子。

其實沒有什麼可等的，先生不會回來吃飯。他整天忙着作生意，應酬又多，一個月也難得有幾次回家吃飯，等也是白等。要說是累，那是自己在哄自己，在辦公室裏並不算忙，一天難得辦一兩件公文，祇偶爾幫忙填寫一些表格，整理一些檔案，大半的時間還是在看報紙，閒坐，聽別人聊天。結婚之後，先生就勸她不要幹，怕她累，怕她受氣，又不在乎她賺的那一點錢。有時在辦公室不太開心，她也想辭掉算了，只是想成天就在家裏，一定會閒得無聊，悶得更加發慌，便帶着幾分不情願的心情，這麼拖着。倒是這種不太情願的心情使她感到負荷很重，不累也要裝作很累的樣子。就像爬樓梯的時候，看到黃媽出來，就顯得特別吃力；其實二樓並不算高，上面還有三樓、四樓，老的少的都有，別人不是每天都爬上爬下嗎？

四房兩廳的一層公寓，寬寬敞敞的，屋裏倒收拾得很清爽，拼花地板上總是亮光光的，玻璃窗上也看不到一點灰塵。黃媽已經五十出頭的人了，還能作這些粗重的活兒，從來不要別人操心，應該沒有話說。只是媽媽來的時候，總愛在人前人後嘀咕着，不是嫌黃媽作事慢吞吞的，就是

說她衣服沒有洗乾淨，炒菜用油太多，買的魚不夠新鮮，弄得黃媽的臉上紅一陣、白一陣的，祇好勉強陪着苦笑。有時她勸媽不要這樣嘮嘮叨叨的，媽就頂着她說：

『妳也知道，從前我幫別人家裏作事，連根針頭都得顧到，要不就得看主人的臉色！我作過多少人家，那有像妳管得這麼鬆的？……』

正在說着，有時恰巧黃媽走過來，媽沒注意，或者來不及停住嘴，她就急忙用別的話頭岔開去，滿臉的惶恐不安，蓋上一層厚厚的烏雲，一面用責難的眼光向媽橫掃過去，要多懊惱有多懊惱！那倒不是怕黃媽聽到會生氣，是怕她曉得她們從前的境遇，會陡地搖落了滿天的星光，使她們在黃媽心目中的地位一下子栽倒下來。

黃媽比媽只小三、四歲，和媽一樣，她那雙包過又放大的腳，走起路來，有點搖搖擺擺的，像隻鴨子，晃晃蕩蕩地向前掙扎着；就像媽帶着她這些年來一路掙扎過來的樣兒，黃媽也是孤兒寡婦的，沒有依靠地向前掙扎着。祇是她和媽已經從那段挨餓受凍的日子超越過來了，而黃媽和她那個兒子還在崎嶇的小徑上摸索着。

黃媽有間小木屋，就在公寓後面，在後面陽台上可以看得清清楚楚的。那個男孩子已經進了大學，早上還在送報紙，下午放學回來就坐在門口一株棕櫚下面，埋頭啃着書本。有時他媽喊他來幫忙作些事情，譬如換個電燈泡，掛掛窗簾，遇見她，他總是低着頭，似乎是很不自在的樣子。

。那孩子個子很高，看上去至少要她高一個頭。她比他恐怕要大五六歲。只是他也顯得很老氣。有時她留他吃飯，那孩子就一面道着謝一面拔腿向門外走去。如同從前媽在別人家裏幫傭，她去看媽的時候，看到主人家裏的人都是那麼大模大樣，她就低着頭，只顧看着腳尖前面的地上，蹣手蹣腳地一直向廚房走去，是那麼小心翼翼的，生怕腳步踩得重了，或者撞到什麼東西，會使他們翻着白眼。那份陰寒瑟縮的心情，她嚐夠了。她很能體諒那個孩子的一切。只是那孩子一直都很有執拗，問他三句難得回答一句話，不容易接近他。

當年那孩子初中還沒畢業，黃媽就守了寡。孩子的父親是個小職員，一場大病拖了兩年多，拖了一大堆的債，拖着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拖掉了黃媽的一層皮。媽比黃媽拖得更早，她還沒懂事，爸就在戰亂中喪失了生命。她對爸爸的印象很模糊，只有從媽的床頭掛着那張發黃發黑的相片，還可以認出爸的輪廓，那瘦長而又顯得渾圓的面孔，那挺直的鼻梁，那大大的烏黑的眼睛，媽說她長得和爸爸是一模一樣的，她拿鏡子照照，也覺得自己越看越像。想着爸爸的形相，她就感到她和他更親近了。只是其他的一切都很陌生，媽跟她說的那些點點滴滴，也都是那麼遙遠，平平淡淡的，沒有什麼深刻的印象。從媽的語氣中，便知道爸爸在世的時候，家裏的境況也是暗澹澹的，打從那段時日起，媽就要幫人作些手工，直到深夜裏還要在油燈下縫縫補補的。爸在戰火上奔波着，很少回到家裏，屋裏總是冷冷清清的，等媽不太注意，她總喜歡溜到別人家裏去玩，

越吵鬧越好，看着那些小孩子在叫着跳着也是好的。記得那是一個陰寒的冬天，從戰場上傳來爸爸的死訊，等不及擦乾眼淚，在戰火的逼迫下，媽也不得不拖着她來到這人地生疏的他鄉。媽和她談起這些事情，常常會突然停頓下來，楞楞的望着地上，過了很久，才緩慢地抬起頭來，陰鬱地望着她，低沉沉地說：

「臘梅，那串日子，妳不知道媽是怎樣挨過的！……」

媽說的那段日子，雖然她記不太清楚；但媽常常和她說這些話的時候，眼面前的日子可也不太容易過。天沒亮，媽就要起身趕到主人家裏去，直到夜深人靜才能回來。看到媽那樣辛辛苦苦，常常又要受氣，她就勸媽不要到別人家裏去當傭人。可是媽却撫弄着她那短到耳根上面的頭髮說：

「傻孩子！咱們什麼依靠都沒有，媽又沒讀多少書！不幫人家煮飯，能做別的什麼呢？」

媽知道是吃了沒有讀書的虧，便一心一意的要讓她能讀幾年書，也許是媽那越來越憔悴的面孔，那輕微的嘆息聲，使他分了心，考試的成績並不理想，祇是好歹也考進了一所專科學校，母女都算完成一樁心願。

從穿着童子軍制服到留着長長的頭髮，似乎只是一眨眼睛的功夫；只是媽帶着她是一步步地爬過來的，就顯得特別的漫長。漫長得有些心焦。看到同學們整天高高興興的樣子，自己就更是

顯得冷冷落落的。不是不願意和同學們在一起玩，也不是不願意參加她們的一切活動，只是要和人放在一起，就會常常被拖着去看電影，上冷飲店，或者到外面去旅行、郊遊，處處都得花錢，她不能在別人面前打腫臉充胖子，可也不太願意叫別人說她小氣。媽也勸她不要這樣刻苦自己，但看到媽的臉上皺紋越來越多，手也越來越粗糙，她就更加努力壓制自己。有時只剩下一雙短的白襪子，前面和後面都破了幾個洞，也還在穿着，晚上洗了第二天早上又穿，遇上陰雨天沒有乾也只好照樣套在腳上。破的襪子常常會摩擦得腳板上起泡，走起路來便有些刺痛；只是她總儘量忍着，裝作一點也沒有什麼的樣子。

就是這麼忍着熬着，總指望能夠熬穿長夜，熬出黎明來。可是偏偏會遇到陳方，那蓬鬆的頭髮，那炯炯發光的眼睛，那沉重有力的腳步，老在眼前晃動着，佔住了她的心房，填得滿滿的，再也沒一點空隙容納別的東西。

媽就完全相反，對陳方什麼都看不順眼；他不講話就說他很死板，他要是講些什麼又說他愛嘮嘮。每次看到陳方來到家裏，她就板着面孔，皺着眉頭；他滿臉堆着笑容喊她，她也沒有正眼看他一下，頂多只用鼻孔輕輕地「哼」一聲，顯出帶理不理的樣子。看到這種情形，臘梅難過得忍不住地流淚。她和媽也爭吵過，可是媽等她平靜下來，便和緩地勸着她說：

「我是爲了妳好；妳不爲媽想想，也得爲妳自己想想啊！……」

「陳方很本份，又很上進，妳說他那點不好？」她猶豫了一會，終於又抬起頭來，爲陳方辯護着。

媽坐在竹床邊上，靠近她的身邊。那兩隻滿是厚繭的手掌在膝蓋上不停地揉着；看樣子媽的風溼病又變得很厲害了，有時簡直沒法走路。媽避開她的視線，吸了一口氣加重力量說：

「陳方那孩子人倒不錯，說起來也沒什麼不好的；只是他那一大家子，老的老，小的小，全是依靠他，担子可真不輕；妳想想看，他在中學教書，能拿多少錢？明明看到他很吃力，難道妳還要閉着眼睛去跟他受罪？」

看到她還想說些什麼，媽就趕緊阻止她說：

「臘梅，媽辛苦了大半輩子，不爲別的什麼，只巴望妳將來能過得舒舒服服的！媽苦夠了，不願意妳再嚐那種滋味；妳好媽也有個依靠！……」

夜很深，隔壁的鐘聲早已敲過十二點。望着媽那昏黃無神的眼睛，空洞洞的，包含着多年來的委屈和悲涼，她就感到有些鼻酸。媽明天還得早起，要到別人家裏去作活兒，她也就不願意再說什麼了。

也就因爲這樣，她畢業之後，便嫁給何大利了。媽該寬了心，再也不用發愁了。不會再挨餓受凍，有這餐沒那餐的，也不會到處遭受別人的白眼。寬寬敞敞的高級公寓，亮光光的小轎車，

不知道使多少人感到羨慕。只是何大利滿腦子都是支票，成天到晚都在算盤上打着主意。跟他在一起，也總是在那些閃爍着紅色、綠色的燈光，人聲嘈雜的觀光飯店和夜總會裏鑽出鑽進，要是停下來，便覺得沒有多少話跟他可說。因此，她總喜歡就在家裏，讓電視機陪伴着她。只是房子太大，人又太少，顯得特別空空洞洞的，人就像被拋到荒山曠野，無處安身。

要是和陳方在一起，就不會這樣。他是學歷史的，懂的又多，和他總有談不完的問題，越談越有趣，也越談越會沉思。他有空不是到圖書館裏去找參考書，就是在家裏寫些講義和論文。她有時幫他整理一些資料，一面談着笑着，心裏便會覺得格外充實。不像同何大利在一起那樣，心裏空洞洞的，什麼都抓不住。

要是媽住在一起，不管是甜是苦，三更半夜也可以同她聊聊心事；屋裏也就不會這麼冷清清的。只是媽也變得越來越固執，再也不願退後一步半步地想想；她搬來住過一些日子，她認為何大利看不起她，總是對她冷冰冰的，不大理她的樣子。一氣之下就搬走了。媽當初只是嚷嚷，並不真的要搬，後來媽收拾行李，看到何大利一點也沒有挽留的意思，就氣得雙手抓不牢東西，三步併作兩步地走了。臘梅弄得兩面都不討好，媽更是抱怨她同何大利一個鼻孔出氣，有了丈夫不認娘。話說說越多，變成一團亂麻，糾纏在一起，費盡了力氣也還是解不開來。

媽氣起來的時候，常常當着臘梅這樣嘀咕着：